

《含泪活着》讲述了一个中国父亲的真实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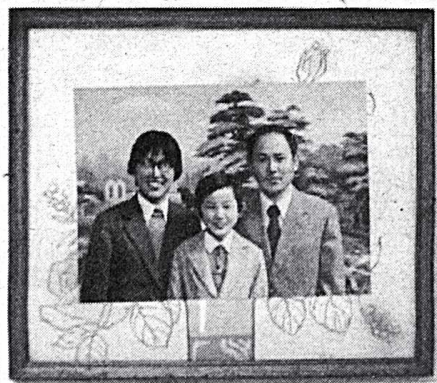
# 为了女儿，他在日本黑了15年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于青

## 序幕：

一部在日本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

“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11月3日日本富士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在这部历时10年拍



全家福

摄的两个小时的纪录片里，讲述了一位中国父亲为了给女儿挣学费在日本打工15年的动人故事。

在日本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播放中国人拍摄的、关于中国人经历的严肃题材纪录片，这对于擅作娱乐节目的富士电视台来说非常罕见，该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说：“这部纪录片表现的精神气质和感人情节，据我所知，在日本电视界制作的纪录片中，还没有与之比肩的作品。”

## 镜头一：

初到日本，弃学还债

1989年，上海，35岁的丁尚彪面临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偶然在街头买了一份日语学校的招生简章：首付入学费和半年学费共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丁尚彪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连初中学历都没有，他决定赴日留学，改变自己没有文化的人生。为凑足学费，他到处借钱。当年6月，他挥泪告别妻子女儿，只身来到日本。

丁尚彪报名的日语学校名叫“飞鸟学院·阿寒校”，位于日本北海道的阿寒町布伏内地区，过去是一所中学。这一带曾经是煤矿，1970年煤矿关闭后经济萧条，建立吸引中国学生的日语学校成为当地刺激经济的举措。看着眼前偏僻简陋的学校，丁尚彪哑然无语。他本来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这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丁尚彪选择了离开阿寒町，前往东京打工。但是入国管理局（相当于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局）认为他擅自离开阿寒町，没有批准他延长居留的申请，丁尚彪成了非法居留者，打黑工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欠债还清后，丁尚彪依然没有回上海，继续留在东京打工。他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不再考虑改变自己没有文化的人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送女儿去国外一流大学留学，为她留学挣学费，成为丁尚彪新的人生目标。

1996年春天，中国留学生张丽

玲认识了丁尚彪，那时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7年。《含泪活着》从此开始了跟踪拍摄。

## 镜头二：

父女相见，泪流满面

作为非法居留者，丁尚彪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发现、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惧中。但他仍然每天打3份工，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回家之后的固定程序是做饭（包括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吃饭、洗澡，睡觉都是在后半夜。

丁尚彪住在东京丰岛区一个破旧木板楼的二层。做饭、吃饭、睡觉、洗澡、如厕，都在这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内。洗澡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



夫妻团聚

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是女儿小学四年级时候照的。回家后看女儿的照片，是丁尚彪最幸福的时刻。

1997年2月，上海，摄制组把在东京拍摄的丁尚彪生活打工场景的录像播放给他的妻子和女儿看，时隔8年看到久别的亲人，母女二人失声痛哭。当年夏天，女儿收到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前往美国途中需要在日本转机，可以停留24小时，女儿决定去看望父亲。

从机场出来，女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到了与父亲约好的日暮里车站。虽然8年没有见面，但女儿还是一眼看到在站台上等候的父亲。父亲为掩饰激动的心情，故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说女儿长了双眼皮，还说她应该减肥了……

父亲带女儿先来到自己在东京打工的一家餐馆，告诉女儿自己曾在这里刷盘子。入夜，父亲带女儿回到那个10平方米的家中。看着父亲艰苦的生活环境，看到墙上挂着自己上小学时的照片，女儿泪流满面。

次日早晨，父女同乘电车前往成田机场。但父亲不能把女儿送到机场，因为如果机场安检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丁尚彪非法滞留的身份就会暴露。在机场前一站，父亲默默地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目送女儿离开。

## 镜头三：

夫妻团圆，疑虑顿消

女儿去美国后，一家三口分在中、日、美3个国家。母亲在上海一

家服装加工厂上班，她多次申请去美国看女儿都被拒签。直到5年后，母亲的第12次申请签证终获批准。

200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母亲穿上新做的衣服，到美容店吹了头发，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与5年前女儿的行程一样，在日本转机。这次母亲可以停留72个小时。她也从成田机场乘电车到日暮里车站，13年未见的丈夫丁尚彪在那里等着她。

来到丈夫的住处，妻子看着丈夫在窄小的房屋内张罗晚饭，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看着床上他们结婚时买的枕套，妻子的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悲凉。

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夫妻按照丈夫精心设计的路线旅游，在明媚的春光里品味着久别重逢的温馨和喜悦。妻子离开日本时，丁尚彪与5年前送女儿时一样，在成田机场前一站下车，目送妻子远去。

成田机场，丁尚彪的妻子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过去我怀疑他有外遇，现在看是我错怪了他。”

纽约肯尼迪机场，女儿扑进母亲怀中。女儿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好医生，为更多的人减轻痛苦，带来幸福。



母女相见

## 尾声：

15年含泪生活感动日本

2004年6月，女儿即将学成回国，丁尚彪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返回上海。屈指算来，他已经日本度过了15年。回国前，丁尚彪再次来到阿寒町，那个日语学校早已停办，校舍成为一片废墟。

丁尚彪登上飞机离开了日本，担惊受怕的非法打工经历终于成为历史。庆幸的是，有心人把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该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摄像张丽玲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丁尚彪回国前，曾表明自己不想隐瞒非法居留身份，请律师为他申请合法的回国签证。律师了解了他的15年非法滞留的经历后说，按日本法律至少要服刑3年，劝他不要自找麻烦。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海关人员看到丁尚彪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但很快平静下来，然后迅速做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也许是海关人员在电脑检索中，没有发现丁尚彪有其他非法行为的记录。15年，不容易，高抬贵手两方便。丁尚彪终于回到上海，据说上海昆山有家企业即将聘用他。▲

下午1点，门铃响起，8个仅穿着贴身内衣的韩国女孩坐在旧金山阳光按摩店大厅的长椅上，等待着客人的挑选。这8个韩国女孩是这里的按摩师，金由美就是其中一位，这是她每天都要多次经历的场景，每一次她都要硬挤出笑容，并在心里不停地乞求：“千万不要选到我。”

一年前由美还是韩国的一名大学生。为了偿还透支信用卡欠下的4万美元债务，她被骗到美国，成了一名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性奴隶。

金由美在韩国一个滨海小镇长大，2001年，她考进了釜山附近的一所大学。她的周围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由美——这位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未曾见过的东西，比如信用卡。

一个同学对由美说：“我不用现金，刷这个卡就能买到东西。”起初由美还有点怀疑，但当她亲眼看到同学“刷”回了很多衣服后，她立刻跑到街头小摊申请了一张信用卡，然后迅速“刷”回了自己梦想的高跟鞋、皮包、护肤霜和数码相机。她还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做了个时尚的发型。那一天，由美花掉了近600美元。

因为没有工作，由美担心过如何还钱，甚至想着再也不刷卡了。但一到周末，女生们都跑出

金由美的悲剧，在她接触信用卡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 从“卡奴”到“性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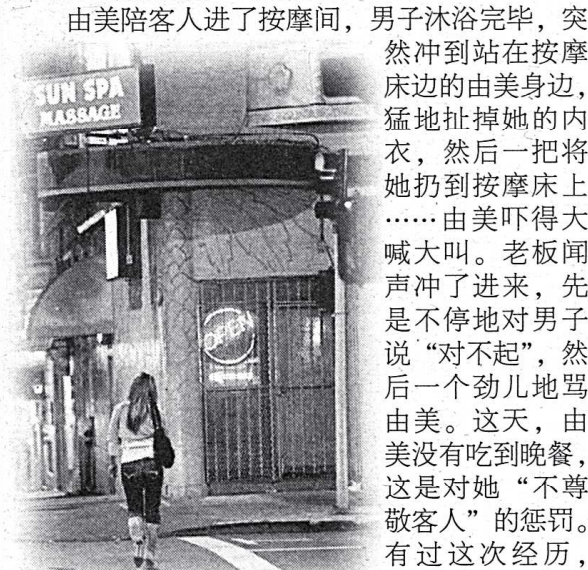
廖恒

校园大肆消费，由美又忍不住加入她们的行列。

2002年，由美已经透支了1万美元。她又办了第二张信用卡，用透支第二张卡的钱还了第一张卡的欠款。又过了一年，由美已经欠了4万美元，她必须想办法还钱了。由美向家里人撒了个谎，说要休学为妹妹赚学费。可是因为没有大学文凭，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太难了。

一天，由美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招聘信息：“美国一美容沙龙，招聘美容工作人员，月薪1万美元，绝对正规，没有身体接触。”由美算了算，只要工作6个月，就能还清自己欠下的4万美元债务，还能留两万美元回韩国。她也怀疑过“没有身体接触”的真实性，但马上又安慰自己：可能美国就是这样吧！怀着很快就会无债一身轻的梦想，由美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

到美国的第二天，由美就开始工作了，和几个女孩一起接受一位男客人的挑选。客人看中了身材纤瘦的由美，“就是她！”



由美经过阳光按摩店。

由美陪客人进了按摩间，男子沐浴完毕，突然冲到站在按摩床边的由美身边，猛地扯掉她的内衣，然后一把将她扔到按摩床上……由美吓得大喊大叫。老板闻声冲了进来，先是不停地对男子说“对不起”，然后一个劲儿地骂由美。这天，由美没有吃到晚餐，这是对她“不尊敬客人”的惩罚。有过这次经历，由美很快明白，要活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泪迹未干的脸对下一位客人微笑。

由美的生活就这样重复着，每天和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由美也想过逃跑，但谈何容易。她住在一个小屋子里，墙上装着监视器，外面锁着两道铁门，有专人看守。老板还经常警告她：如果你跑了，我们就告诉你的家人你在美国做的一切。

由美以为自己的悲剧会一直继续。幸运的是，美国警方在破获一起涉及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性交易案时，查到了由美工作的按摩店。由美被解救了出来，她开始计划着在合适的时候返回韩国。▲